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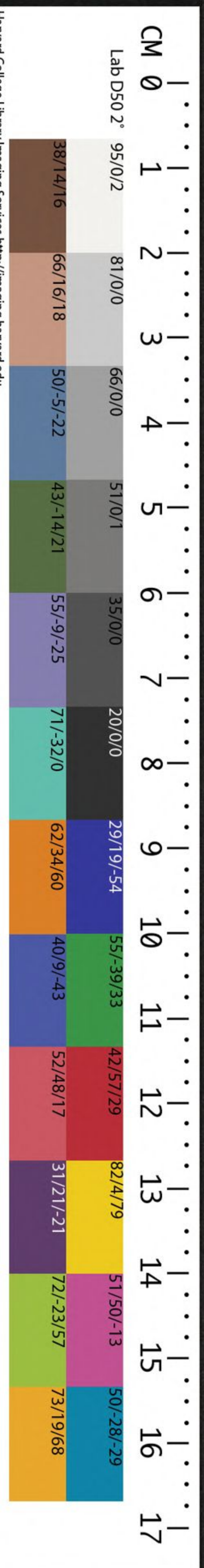
7883/0242(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宋楚

卷四下
止



葉公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

哀公十
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

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龍鄭乃求

復焉。鄭人復之如初。鄭人復子建之初時晉人使謀於子木

請行而期焉。請行，讓鄭之期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也。邑

人訢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

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事舍諸邊

竟使衛藩焉。使為藩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

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讐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

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楚邑請伐鄭。子

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

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此子西于鄭人言我欲復讐勝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子期即

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

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冀而長之。言勝如鳥之卵我

之楚國策。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

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

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皆五百

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曰市南有熊

宜僚者。熊宜僚勇士也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

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承

之以劍不動。按劍指勝曰不為利誦不為威惕不洩

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

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下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

人而後死以効其力像章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

不濟焚府庫以息觀劍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

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

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

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

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聞其

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

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

死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

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石乞

尹門為門圍公陽穴宮負王圍公陽楚大夫穴高以

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王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

曰君胡不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

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一人

曰君胡肖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

是得艾也艾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

以徇于國民知脫于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

矣二子于西子期也栢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

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

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長丁朗反曰不言將烹

乞曰比事也白公篡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

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燕勝弟潁黃氏地潁求龜反沈

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即葉公子國寧寧安乃使寧為

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

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

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

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

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

以為朝陳蔡封豨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

天命不諂論疑也合尹有憾于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

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天意若欲亡陳其必與子西之子以

為君盍舍焉合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二俘謂觀丁父彭仲爽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

孫朝西子公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已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

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也日改卜

于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

昭公九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麻曰大子子西長而好善長則建善則治王

平王奪之子西怨曰國而惡君王也

順國治可不務子西怨曰國而惡君王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遠讐

亂嗣不辨我受其名受惡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

葉公曰

葉公曰

天命不歸也。今有天子之命，五年子西伐兵，其

君蓋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符。

而無其命。武城尹詰尹武

西子公使師師陳陳人，師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

令尹。枚卜不在言所卜以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子西而封之。今氏。子西也。日改。

子西

昭公二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

庶曰：大子上，強其毋，非適也。王昭也王子建實聘之。本

子建所聘而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

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

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秦也

賣慢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壬秦將來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子西卒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使延州來季子聘于

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

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二

楚官然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

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與吳師遇于

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左尹卻宛工

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遇窮之帥當吳之前

楚師疆盛故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

吳不得退去師徒在

外國不堪後以弑王告鱣設諸鱣設諸二十年曰上國有言曰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故曰

諸樊也餘祭也夷昧也季札也而季札賢諸樊餘祭

不以國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

及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事若克季子雖至

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而欲求之

不吾廢也至謂鮒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

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夏

四月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掘地王使甲坐於道及

其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

體改服於門外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主席者昔王

密羞進食也獻體鮮衣也進食者

必解衣易服於門外防奸細也

行也執鉞者夾承之執鉞者二人

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人于掘室

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

於胃諸胃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

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天命之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自定而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

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

復位而待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

吾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三十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其所徙之

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

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養取於城父

胡田故胡將以害吳也邊疆之害

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

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

好呼報反疆居良反吾

又疆其讐以重怨之無乃不可乎讐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之仇

也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

比諸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

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不知天意將使之為暴虐

乎使闔廬用兵以自剪削喪滅吳國而以其土地封大異姓諸侯乎或者其終以福祚吳國乎其事行可

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善惡將焉用目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冬

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

徐巴邲滅徐徐子章為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

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

定公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五戰及郢闔平與其弟

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

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

周室何罪君若顛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

也宮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也逃王而已為

也子期昭王也子結也子西也

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鑪金初臣

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吳言無以楚王與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

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故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

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

也伍員出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申包胥曰

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

秦仁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此豕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

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逮吳之

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若楚之遂亡秦之土也若

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期

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伏猶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笑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其王于與師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乃

出

年五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

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也言我未知制吳之法術使楚人先

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干沂稷沂皆楚地吳

人獲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大其子帥奔徙奔徙楚以從

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

故九月夫暕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奔楚為堂然氏吳師敗楚師子雍涇秦師又敗吳師

吳師居麋麋地名子期將焚之楚子期將以火攻吳師子西曰父

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

并楚則祭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敬舊祀言焚吳復祀不廢台禱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

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圍輿罷圍輿罷請

先遂逃歸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楚

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

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

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吳始入楚已有所爭爭而不已其勢必亂禍亂既起其勢必歸

子西

子西

安能定楚之地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

漢藍尹疊涉其帑妻壺楚大夫先在白水涉其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

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我用此以識

前日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

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初

王也謀弑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

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

旗其又為諸言我乞師於秦王欲為君救難非以為身求賞今君既已安定在我又復何求

且我常以子旗為過其可又為子旗所為以自速禍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乎王殺之

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

也鍾建負我矣前年楚大夫鍾建以妻鍾建以為樂

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

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聞王所在而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

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小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也人各有能亦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

猶在其被傷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

余亦弗能也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六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舟師水戰獲潘子臣

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

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

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改郢為都故而改紀

其政紀其政而新之以定楚國言楚賴子西以安

哀公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

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彫鏤彫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

觀其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

天有菑穰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致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

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

不曠知身死不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

反今聞夫差次有臺榭波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遇再宿曰次

澤曰波積水曰池言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者嬪御

三宿以上即備臺池之果

賤者皆內官言夫差一宿之寓亦備子女之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无若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秋七月楚子

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相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棄先君好

陳之盟誓逃吳人累世之仇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

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

子期啟子簡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子問五辭不肯將戰王有

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問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替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

昭王妾章惠子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

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曰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

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禁

祭禁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

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言我若無大過

天折以死若因有罪而受天折之罰又安遂弗祭初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

漢楚之望也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所以

禍福於楚國者竟內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言堯循天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

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

於不知又曰允出茲在茲言信也巳則由已率常可

大道故

矣秋申公闢班殺子元

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楚國之難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不於天於德於刑於罰昭王之於天也

薄楚之望也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子文

莊公二十年秋申公闞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闞殺於

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楚國之難由來

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患難楚國之難由來

僖公五年楚闞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

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

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仕於楚而得寵幸於文王

與之辟去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予求
不女戚也從我取我求我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
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

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古人此言弗可
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色頓國子文以為之功使為
令丑使子玉此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以為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土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言我正欲以安靖楚國夫人有莫大功而無

靖能育幾人故不矜而安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

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以矢穿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文使子玉

事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之傳政於子玉曰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

幾何述子文二十三年谷叔伯之言一時雖獲安靖
不補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

所喪子玉

楚師於外由子文實舉以自代舉子玉剛而無禮不
子玉而以敗國事將何足以為賀
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
之有言子玉力小任重將不能以入其衆而治之也

宣公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良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

矣子文子良皆楚若敖之子孫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

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

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鬬子文

揚椒子越為司馬子越即椒為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

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工正掌百工之長賈為子

越又惡之椒既為令尹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

於轅陽而殺之國因也伯嬴為賈也轅陽楚邑蓋子

非同計也音語轅音遠遂處然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

焉弗受然野楚邑三師于漳溼秋七月戊戌楚子與

若敖氏戰于皐許伯芬射王汰朝及鼓跗著於丁寧

伯芬越椒也朝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也

跗所以架鼓箭及于鼓跗也大音鞞跗音平著直也

反又射汰朝以貫笠鞞依鞞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

笠

此言箭過車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

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矣所以釋楚師之懼心 鼓而

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國 生鬬伯比若

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

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

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

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 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

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言君命使齊不歸復命是

奔君命也雖奔他國獨誰受此奔命之人 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司敗即司寇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所 改命曰生

易其名也

名也

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也一匹中三頭

足以行軍

家貨足以供用夫也

夫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矣所以釋楚鼓而
 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郢鄉國生國伯比若
 於卒從其母畜於郢淫於郢子之女生于文焉郢夫
 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郢子因見之懼而歸夫入
 無所何以濟善斯斯其相對黃其其心如命曰土
 自味飲曰相同相王恩于文之出共園也曰于文
 哉夫少天何遊也茲歸命命所

國語

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
 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
 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
 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
 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片為印出共公馬
 是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
 獻賓獻享家貨足以共用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郵
 則關於民郵過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

矣。將何以守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羞進也。至于今。令尹

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

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

以庇民也。民多瞻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

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

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隕為楚良臣。是不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

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

道殣相望。道家日殣。盜賊司日。民無所放。放依。是之不恤。

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

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

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

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也。欲黜商臣而立

聽遂自殺熊蹯。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靈

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之。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

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期年乃有柏舉之戰。

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小國初蔡昭侯朝焉子常欲其驕驥馬二君不子而留之三年後子之乃得歸歸乃與吳伐楚大敗之奔隨自即奔隨

孫叔敖

宣公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楚地令尹為艾獵

城沂。艾獵孫叔敖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在築城以受司

徒。司徒量功命日。命日分財用。平板榦。榦榦也立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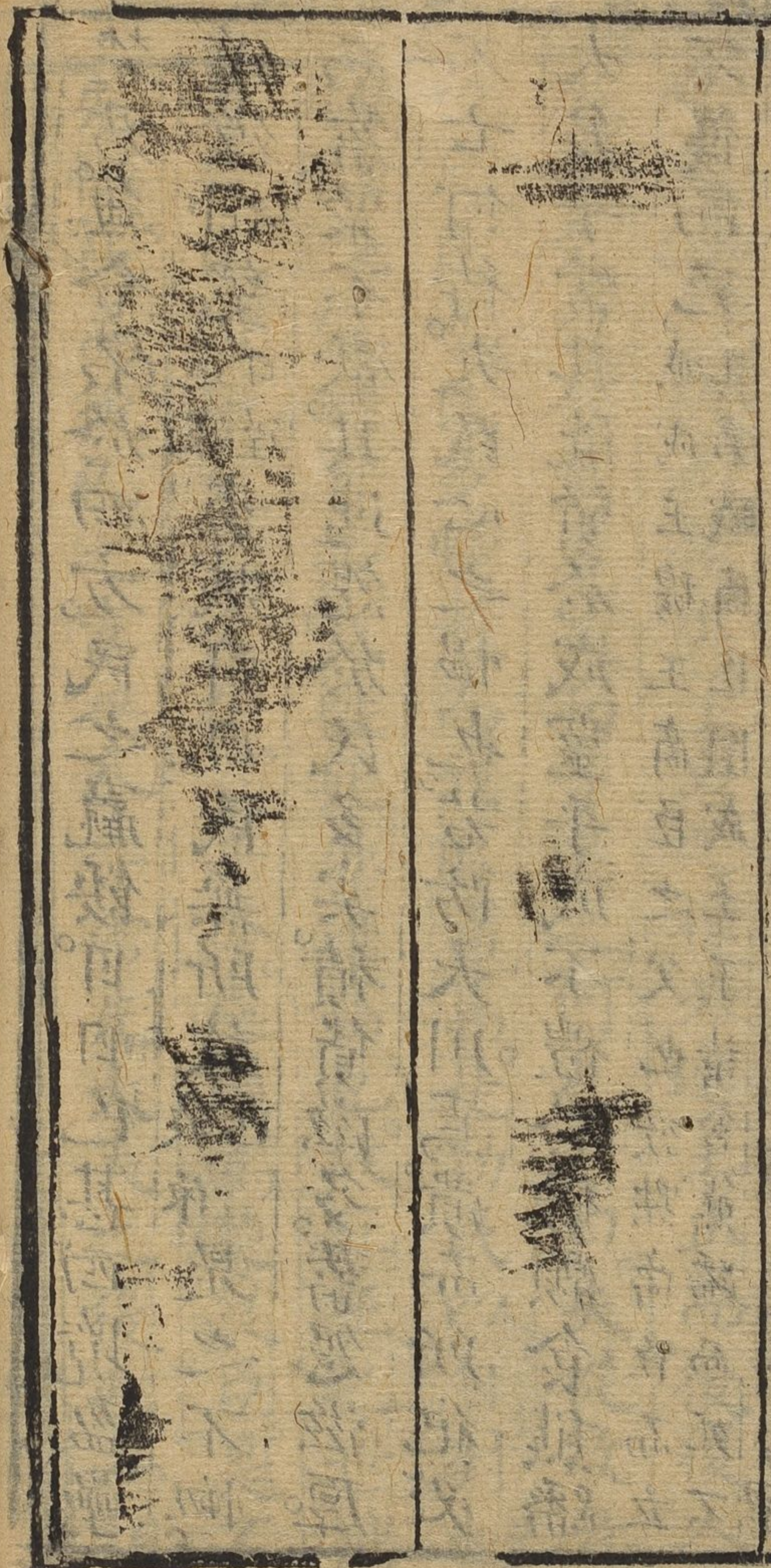
葉之平稱畚築。量輕重畚成土程土物。為作議遠邇

均勞。略基趾。趾城足具饌糧。度有司。謀事三旬而

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言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得國



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仇皆楚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

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

伯內袒牽羊以逆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

南以賁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

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

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九

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而腹心

君賁圍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尪烏黃反夏六月晉

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

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

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

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

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待楚師既歸而動

時勦子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六者無所交易則是不為

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

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

卒乘輯睦。步曰非車曰乘皆安輯而和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

宿備傳曰合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前有斥候喻伏皆

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中權

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

後勁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官

皆象其物類而後動無妄動也軍政不待勅令而先備無不備也能用典矣。其君之

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

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

成事時典。從禮順若。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弱不自振者則蕪而有之昧而昏亂者則及而

取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蕪弱也。洵曰。於錄王師。遵

養時晦。鏢美也言武王能遵天之道耆昧也。耆致也致計于

昧武曰無競惟烈言武王無弱取昧撫弱耆昧以務

烈所可也當從武王之功執子曰不可先穀晉所以

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亡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

非夫也夫非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周易有

之在師三三坤上之臨三三兌下曰師出以律否臧

凶師卦初六爻辭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

坎為眾今爻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師之

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

用從人故曰律否臧且津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

竭水以盈為功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

不行之謂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其

焉此之謂矣臨有元帥而不從其命果遇必敗魏子

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韓厥魏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

故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

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

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鄧。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鄧。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軍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執晉政。未能專行其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三軍之師。從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聽彘于趙。同趙。趙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

此所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改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曰斯。民生理之艱難。無日不虞。禍患之至。警戒恐懼之心。不可少有怠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

百克而卒無後。及其治兵也無一日不治軍資器械

特昔商紂恃其百戰百克之命曰戰勝之不可保

威其後式王滅之卒殄其祀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

籃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謂驟勝而驕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

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若之親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

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右廣初駕數及日

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每日右廣雞鳴而初駕至日

至于日入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

昏黃而止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

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

谷之徒也知季莊子原趙同屏趙莊子曰樂伯華哉

莊子趙朔實其言必長晉國實克也言樂書之身行

也楚少罕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

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孫叔敖立

罪于晉二三子無淹又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

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寡

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甸候望敵者敢拜君命

之辱彘子以為誚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

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迹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從崇和以疑晉之

羣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此言御車者致師之道御靡旌摩壘而

還靡旌驕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此言乘車者致

師之道左射以敢左車左也敢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

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自代其御以執轡使攝叔

曰吾聞致師者此言車右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入

人之營壘折馘取其左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耳執俘取其俘囚也

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樂伯矢僅麋與于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

降高當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

心者射麋以恐晉師鮑癸射麋以恐晉師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而必善能求免鮑癸

錡求公族未得魏錡孱于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殺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

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匪之子命勿復逐魏錡趙旃

未卿未得旃趙旃子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失楚伯樂致師之徒請

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二憾趙旃魏錡斃子曰鄭人勸戰勿敢

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

曰備之善者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人

進兵乘我不備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

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

微微警也若楚人無有惡意則除去兵備而盟何損于

侯以和好之禮相見君行師從魏子不可士季使擊

朔韓穿師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

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

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

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

駕日中而說乘廣兵車名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

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方。楚王更迭

有御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

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

逆之。軫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薄逐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故所斷手

手掬之言多也。晉師方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

下軍。工尹齊楚大夫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

二子楚大夫唐曰。不殺不德而貪。無德而以遇大敵

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

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

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晉卻克言且隨季曰

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言楚兵方彊盛若萃

上軍必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

戰為毀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

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言主以左實終。尸止也。由易乘

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廣兵車車重。楚人憇之。脫高。憇教也。高車上兵。少進馬還。又

憇之。拔旆授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救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死與

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

其二子乘。逢大夫謂其二子無顧。趙旃顧曰。趙使

在後。德老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援趙旃綏。以

免。逢大夫怒其子違命。使其二子下車。指木而謂明

可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木下。死故重獲于

木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

莊子子厨武子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每

射。抽矢蔽。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蔽。好箭房。箭舍也。厨子怒曰。非

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

晉澤名多出楊柳。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

以苟射故也。言不得他人之子。我子其可得乎。我必

故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屍。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穀臣楚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孫叔敖左

不能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邲

重輜重也載器物糧食之車常在君後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叔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王其臣聞

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又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遠也夏大也言武

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首定爾功首致也言

致定其功頌武能布政陳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教使天下歸德

求安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

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

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

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幾危也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

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

而殺之以上封其尸骸以為大戮義之人吞食小國取今罪無所所犯也

孫叔敖矣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楚書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

王孫圉楚大夫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珩佩玉之橫者

對曰：然簡

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也。物事也。以朝

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

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

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數澤也。雲雲。連屬也。水中。

可居曰洲。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徒其名也。

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

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

神相之。能媚于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

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

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

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憲法也。臧善惡之法。珠足

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可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

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諱囂

之美。諱囂聲諱也。指囂玉而言。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十一分其室

而以其玉與之。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使向魋。魋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也。與魋地怒使其徒扶

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煙母弟辰

曰。子分室以與魋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也。新地以

與富。獨愛四馬。不與向魋。子為君禮。禮辭也。不過出

是卑魋也。亦有所偏頗不平。既無大過。君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

曰。君必止子。使入留行。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

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仲佗

桓桓師段于皆宋郡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樂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地以叛大為宋患。寵

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哀公十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曰彌作。頃邱。玉暢

岳。戈。錫。此六邑岳五成反錫音羊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

國。但。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

城。以處平元之族。為于偽反。九月。宋向巢伐鄭。以鄭背盟城取錫

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平達救岳。丙申。圍宋

師。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賸使徇曰。鄭

賸。即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

謹郟。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賸音

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桓魋特寵驕盈為景公之患。害公使大人

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未及。魋先

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公曰。不可

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以

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告皇野曰。

余長黜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

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

左師不可。左師向黜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

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

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介大公曰

雖雖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命君憚告子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曰。

難以游戲野曰。嘗私焉。嘗試私請馬君欲速。故以乘車逆

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

徒攻桓氏。桓氏向黜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

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

桓司馬欲入。司馬桓司馬子車止之車亦

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何黜遂

入于曹。以叛。哀八年朱滅曹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

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黜恐公怒欲得不能。亦入

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

桓司馬

桓司馬

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曹曰不可。既不

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

之。向雎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

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

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雎出于

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

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

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

雎亦不與

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

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懸賢者失所。阮苦庚反。

其君。因。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侯。我。以。成。子。也。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

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若棄陳。必叛。晉

國之好也。中國諸侯見晉不救陳。必皆背叛。我。舍

款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有。窮。后。暴。之。曰。有。窮。后。暴

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

大康淫放失國。其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桀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原野棄武羅。伯因熊

髡。虺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

也。寒國名。浞，人名。伯明，寒國君名。寒浞乃伯明氏好飲之子弟。伯明后寒棄之。其

羿收之。伯明之君惡其好飲，其好飲之而不信，而使之用羿。善其好飲，收錄而為己用。信而使之

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之。斯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愚以取其家國。

也。愚他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不悛也。悛，改也。將歸自田。

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羿之家衆為浞殺，羿烹煮之以羿之肉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殺之於靡奔有鬲氏。

事羿者有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愚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

相所依澆，五刑反禮許器反。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名。靡自有

鬲氏，收二國之墟。墟，遺民收斟灌斟尋二國餘民之墟。以滅浞而立少

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

反。直，呂。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曰：羿室故不昔周

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史闕也。使百

官箴王闕。史闕過也。使百

官各為箴於虞人之箴虞人掌曰芒芒禹迹畫為九

州白此曰字以下連十經啟九道啟開九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安其生有廟以祀其

死禽獸之屬則有茂草以棲其在帝夷羿肩于原獸

形人神各有所歸故得不亂忘其國家之憂恤而武

也肩食亡其國恤而思其塵牡念田獵塵鹿之牲武

不可重言有國家者不用不恢于夏家有夏家而不

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夫不致斥尊虞箴如是

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賈賈

易土以貨財為貴重土可賈焉一也其土地所產邊

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晉之邊鄙與戎為

狎狎其於其田野耕日農斂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

曰穡收斂之人成其歲功和更不恐懼民皆

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勃甲兵不頓四也頓壞

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用遠至邇安五

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修

民三時之事四時之田後祭于是乎用之其誠之也

獵皆于農隙不奪農時後祭于是乎用之其誠之也

時食肉之祿米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大夫命

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

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自命夫命婦至于

老疾無不受冰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

遂與人納之隸人藏之皆賤夫冰以風壯求因風而

以風出順春風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

則冬無愆陽愆過也夏無伏陰謂夏春無凄風秋無

苦雨雷出不震震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時和故癘

民不夭札今藏川澤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山谷之

有餘則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雹

棄之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避曆言曰昔者命女合儀仗作酒而美進之為

飲而甘之遂疏儀仗絕音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梁惠王

國策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來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

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龍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監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出魏世家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

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于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則禽公子。爭之于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出魏策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因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

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還。出魏策

西喪地於秦

魏公叔座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柩社稷。何公叔座對曰。座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座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

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
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出史

記

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兵擊之軍
既相距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
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衛鞅伏甲
士龍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

使使割西河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

大梁乃恨曰吾悔不用公叔之言出商君傳

此王人乃也獨人臣也... 與使觸為燕勢... 不... 王若不肯王曰有况乎對曰有昔者... 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使賜金千鎰由是... 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 梁惠王在

齊宣王

國策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對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曰：嗟乎。君子

馬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
與寡人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獨辭
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
十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
全。觸願待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
清淨真正。以自娛。躬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
貞及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
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

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
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
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
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
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
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
守齊國。唯恐夫耘之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
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
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

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馭耳。王之駒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氏，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愛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

官齊國大治。

徐之徒無趨至也。春秋傳：子辱矣。

